

现代汉语词汇

現代漢語詞匯

韓 榕 編

080.1 漢語

吉林师范大学

1963·长 春

現代漢語詞匯

吉林师范大学出版 (长春斯大林大街)

吉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150,000字 787×1092 耗 $\frac{1}{25}$ $\frac{8}{5}$ 印张插页2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词和词素	5
一 词的性质	5
(一) 词和字的区别	8
(二) 词和词组的区别	9
(三) 词和名称的区别	15
二 词素	17
(一) 词素是什么	17
(二) 词素的类型	21
附：词尾	25
复习与作业 一	27
第二章 词的形式	29
一 词的声音形式	29
二 词的结构形式	33
(一) 结构形式	33
(二) 结构形式的类型	35
三 词的语法形式	41
(一) 什么是词的语法形式	41
(二) 词的语法形式的内容	42
复习与作业 二	43
第三章 词的内容——词义	45
一 词义在交际中的作用	45
二 词义及其特点	46
(一) 词义	46
(二) 词义的特点	49
三 词义与概念	54

四	词义的演变	56
	(一) 什么是词义的演变	56
	(二) 词义演变的规律	57
	复习与作业 三	74
第四章	同音词、同形词、同义词、反义词	76
一	同音词	76
	(一) 什么是同音词	76
	(二) 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别	78
	(三) 同音词产生的原因	81
	(四) 同音词的使用及其作用	83
二	同形词	86
	(一) 什么是同形词	86
	(二) 同形词的形成	87
	(三) 同形词的使用	88
三	同义词	89
	(一) 同义词的性质	89
	(二) 同义词的类型	92
	(三) 如何辨识同义词	97
	(四) 同义词的使用及其作用	103
四	反义词	110
	(一) 反义词的性质	110
	(二) 反义词的使用及其作用	114
	复习与作业 四	116
第五章	词汇及其组成	120
一	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	120
	(一) 基本词汇的特点	121
	(二) 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在语言中的意义和作用	123
	(三) 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的关系	126
二	词汇的组成	127
	(一) 沿用词	127
	(二) 新词	130
	(三) 方言词	133

(四) 外来词·····	135
(五) 行业词·····	138
(六) 成语和惯用语·····	141
复习与作业 五·····	158
第六章 蓄词与解词·····	155
一 蓄 词·····	155
(一) 蓄词的必要·····	155
(二) 蓄词的方法·····	156
二 解词·····	157
(一) 解词的含义·····	157
(二) 解词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与目的·····	159
(三) 解词的原则·····	163
(四) 解词方法·····	175
附：词书术语简介·····	207
复习与作业 六·····	213

引 言

词是语言的最小单位，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语言的词汇。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汇，没有词汇，语言就不存在，但是，“词汇本身还不成为语言，它只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

词汇标志着语言的发展状况。一种语言是否丰富，是否能够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交际的人们的思想感情，首先取决于它的词汇是否丰富，是否有足以表达人类最先进最复杂的思想的词。

现代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它能够非常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人类最先进最复杂的思想，其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汉语词汇丰富。

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语言的词汇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中是最为敏感的、最为活跃的因素。

现代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中最敏感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现实生活的每一巨大的发展变化，都能够在现代汉语词汇中找到它的反映。

词汇学就是研究语言词汇的各种现象、各种规律的科学。它是以个别词为起点通过许多词的具体情况的具体情况的分析研究来说明全部词的各种现象各种规律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就是以个别的现代汉语词为起点通过许多词的具体情况的具体情况的分析研究来说明现代汉语词汇的各种现象各种规律的科学。

汉语词汇学是汉语语言科学中最年长而又最年轻的一门科学。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揭示词的语言本质和词的规范的理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有（无）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

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则谓之大姦；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均见《荀子·正名》）以及“所为省名，与所緣以同异，与制名之樞要”等有关构词原则与方法的理論。此外研究“名”“实”关系、词的来源、词的意义、词的形式以及词的运用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门）。然而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各种原因并未真正形成系统的词汇学。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汉语词汇的研究工作，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理論的指导下，开始向着建立新的全面的系统的词汇科学的道路前进。十多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由于语言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汉语词汇学已经初具规模，出现了不少的全面研究论述汉语词汇的著作，现在正在朝着更健壮更科学的道路前进。

现代汉语词汇学是研究现代汉语的典范——普通话的词汇的各种现象各种规律的科学。普通话的词汇是以北方话的词汇为基础的，因为北方的所谓中原地区从上古到今天，一直是汉民族政治文化的集中发达的地带，千百年来，北方话对各地人民的影响很深，早就成为汉语的基础方言。汉语的书面语言，千百年以来就是以北方话的词汇做为它的基础词汇的，因而，北方话的词汇中的大部分词是全国各地绝大多数说汉语的人共同了解共同使用的。这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之外，也是由于北方话的词汇也代表汉语的发展趋势：词汇丰富多彩、复音词多、同义词多而且便于细致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词的声音形式明朗、结构简单，等等。因此，普通话之所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

在现代汉语词汇课里，我们要以普通话的个别词为起点，通过对个别词的具体情况分析与研究来说明普通话的词及其构成、词义及其变化、词汇及其变化的现象和规律，来说明词汇的组成情况和规范情况；同时也要结合词的分析研究来说明现代汉语的成语、谚语以及现代汉语的解词与用词的方法和类型。词汇的研究既是以个别词为起点来说明整个词汇的各种现象和规律，就不可能对词汇中所有的词逐个地都加以分析研究，说明每个词的具体情况，然而，未来的教学工作却要求我们能够运用词汇知识去分析处理任何一个词，因此，词汇课的学习，必须跟

丰富自己的词汇、培养与提高自己的理解、解释和选用词的能力结合起来，必须跟自己的语言实践结合起来，必须跟未来的语文教学工作总结起来。

词汇标志着语言的发展状态，是语言的基础和要素，它也最敏感地反映着现实的变化。语言中的词是使用语言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结晶，一个民族的生活、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等都在词中反映出来。因此，不很好地学习词汇就不可能很好地了解语言运用语言，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和掌握现实的变化，也就不可能在变化巨大的时代中很好地进行交际交流思想，同时也就不可能根据变化去理解不同时代的语言和根据不同时代的语言正确地去理解人们的生活、文化、历史等等情况。从语言的社会本质来看，词汇的学习，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必要的，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任何人也都在不断地学习着词汇，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词汇。系统地学习词汇学只不过是更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和掌握语言中的词的特点规律，更好地更有指导地丰富自己的词汇，提高理解词运用词的能力而已。一个人能不能正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跟他所掌握的词汇的丰富与否分不开的。一个词汇贫乏而又忽视词汇学习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在交际中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思想情感的。所以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把“语言无味，象个瘪三……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的文章或演说列为党八股的一条罪状；高尔基在《论文学》中也认为“在文学领域内，语言上——词汇的——贫乏，永远是修养不高的标记，并且总是和思想上的贫乏分不开的。”一个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自己要有丰富的词汇，能够准确无误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且还肩负着丰富学生的词汇，教给学生正确无误地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光荣使命，因而就更需要积极自觉地学习词汇丰富自己的词汇，尤其需要系统地学习以个别词为起点通过许多词的具体情况的分析研究来说明全部词的内部规律的词汇学，否则就不能胜利地完成中学语文教学的任务。

现代汉语词汇课的学习要求我们起码要做到下列三点：

(1) 认识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以及能够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特点，增强对祖国语言的热爱。

(2) 比较系统地比较确切熟练地掌握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规律和
基本知识,丰富自己的词汇,锻炼并提高理解词、选用词和解词的能力。

(3) 锻炼与提高正确地指导中学学生学习词汇、理解词、掌握词
和运用词的能力。

第一章 詞和詞素

一 詞的性质

做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是通过语音表达的。在交际过程中，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一连串的概括着一定内容并为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着的语音，只有从这一连串的声音中分出一个一个的词，理解了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它们组织起来所表示的语言意义时，交际的双方才能相互听懂对方的话，才能真正地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可以说，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是从把一连串的声音中分出一个一个的词和把一个一个的词组织起来开始的。只有从语言片断中分出单个的词，才能了解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和意义上的联系，才能听懂别人的话，只有把单个的词按其意义上的联系和一定的语法关系组织起来，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让别人听懂自己的话。例如：我们听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话，都是首先分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十二个单位之后，才了解它们之间的语法关系和意义上的联系，才了解总路线的意义的；在运用语言时也只有把这些一个个的单位按它的意义上的联系和一定的语法关系组织起来的时候，才能表达出总路线的意义。这不仅说明词是词汇学研究的对象，是语法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也说明人们在理解和运用语言时，词并不是一个不可知的东西，而是有它的客观标准的。事实上也是这样：词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可知的，都是有它的客观标准的。可是，多少年来在我国语言学界一直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划分现代汉语词的标准，没有一个能够适用于任何词的词的界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复杂。就其主要原因来讲，是因为词本身是语言中的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单位，如果人们

在认识词，确定词的界说时，忽略了词本身的复杂性，片面地强调了某一点，就不可能出现公认适用的词的界说。事实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语言的、逻辑的、对语言的认识水平的、语言实践经验和习惯等等的原因，全面深入地认识词准确地确定词的界说，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研究和探讨的，在这样一个研究探讨过程中，出现各式各样的界说也是必然的。例如，在研究和探讨现代汉语的词的界说时，有的只注意了词是语法的单位这一特点，主张依据语法来判定词，因而否定了词义对判定词的作用；有的则只注意到词是词汇的单位这一特点，主张表示一个完整意义的音组就是词，因而否定了词的语法特点；有的人则片面地强调词跟概念的密切联系着的特点，主张表示一个概念的音组就是词，因而否定了词的语言特点；有的人又片面强调词的语气特点，主张有一个重音就是一个词；有的人只从连写角度来判定词，认为可以连写的都是词；有的人甚至主张凭使用语言的人们的语感来判定词：多数人觉得是词的就是词，多数人认为不是词的就不是词；等等。这些主张虽然没能很好地解决什么是词的问题，但是却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词的各方面的特点，为比较确切地解决词的界限提出比较完善的词的界说奠定了实践的和理论的基础。因而，只要我们在研究词的界说时能够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词是语言中最复杂的单位，并对其复杂性进行更深入地分析、研究，全面地去探索词的各方面的特点，是完全可能提出一个比较切合语言实际的词的界说的。

现代汉语词的研究实践和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在探讨词的界说时，必须全面统一地去考虑下列几个问题：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中可分离的单位；词是标志事物现象及其关系的语音形式，是具有意义上的完备性的单位；词是构成句子的材料，是具有一定的语法特点的单位，词是民族的历史的，是具有民族语言特点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的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在语言学中词既被看做是词汇单位，也被看做是语音单位和语法单位。因此，在判定词时，我们必须把词看做是一个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特点完全统一起来的整体，同时还必须把这样一个统一的整体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结合民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否则是不可能得出确切适用的结论的。

例如：

Ректор——大学校长

Роботник——工作人员

Героиня——女英雄

Студент——男大学生

眠——睡觉

目——眼睛

乌云——黑云彩

朝阳——早晨的太阳

牛肉——牛的肉

布鞋——布的鞋

——布做的鞋

——布底儿鞋

——布面儿鞋

冰凉——像冰那样凉

火热——像火那样热

大学、拖车……

这些例子是不是词呢？根据什么标准来判定它们是词或不是词呢？如果我们结合上述几个问题分析一下，就会得出下列结论：

“大学校长、工作人员、女英雄、男大学生”在俄语里虽然是词，可是在汉语里却都是由两个词构成的词组。因为“大学、校长、工作、人员、女、英雄、男、大学生”在汉语里都是可分离的具有意义上的完备性的语言单位，都可以独立地成为句子的构成材料。

“眠、目”虽然在古代汉语中曾经是独立的词，可是在现代汉语中却只是“冬眠、睡眠、失眠”和“目力、目光、目睹、目击”等词的构成材料。因为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失去了意义上的完备性和独立地充当句子的构成材料的资格，被“睡觉、眼睛”这两个复音词所代替。

“乌云、朝阳”是词，“黑云彩、早晨的太阳”就不是词。因为“乌、云、朝、阳”在现代汉语中既没有可分离性，又没有意义上的完备性；“黑、云彩、早晨、的、太阳”则是可分离的，有意义上的完备

性的构成句子的单位。

“牛肉、布鞋”“冰凉、火热”，虽然在语言中可以分离，分离后也有自己的独立完整的意义，但是无论在意义上还是语感上或者语法特点上，“牛”和“肉”、“布”和“鞋”或“牛的肉”、“布的鞋”；“冰”和“凉”，“火”和“热”或“像冰那样凉”和“像火那样热”都不同于“牛肉、布鞋”“冰凉、火热”，硬使之分离，就会在语感上破坏“牛肉”“布鞋”“冰凉、火热”的声音、意义、语法特点三者统一的整体关系，因而它们是词。“牛的肉、布的鞋、布做的鞋、布底儿鞋、布面儿鞋”以及“像冰那样凉、像火那样热”都不是词。

“大学、拖车”，在现代汉语中既是词又不是词。因为它们在交际过程中概括反映着“高等学校”“被拖着的车”这样的意义被使用时，它们都是不可分离的具有完备意义和统一的语法特点的整体，它们是词；当它们在“不忙大学，少忙多学，多忙坚持学”“人们从泥坑里往外拖车”这样的句子里的时候，就不是词，因为“大、学”“拖、车”都是可分离的具有独立的完备的意义和独立的语法特点的整体。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词应该是一种在民族语言的历史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意义上的完备性语法上的独立性和在语句中的可分离性的最小的语言单位，是声音、意义与语法特点三者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既不同于字，也不同于词组，更不同于一般的名称等等。

(一) 詞和字的区别

词和字在许多语言里是一致的，文字就是词的记录符号，一个词就是一个字。可是在汉语里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表意文字，跟词的多音发展趋势相矛盾，又由于人们在长期的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常常是以汉字为单位学习词，因而，字和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产生一些混淆的现象。我们在学习词汇时，必须有明确的词的观念，把字和词区分开来。

词和字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具有不同作用的东西。词是构成语言的材料，是语言的要素；字是词的记录符号，是语言的辅助手段。尽管词的形体跟字的形体完全等同的时候，可以说字与词是一致的，但决不能只看到表面上的——形体上的一致，而忽视了它们的本质差别。例如，

现代汉语里有许多词是单音节的，它们的形体跟汉字的形体是一致的：一个音节一个字形，如“人、山、水、书、词”；绝大多数词是多音节的，它们的形体跟汉字的形体是不一致的：几个音节几个字形，如“语言、词汇、大学生、社会主义”。字与词在形体上一致的东西，虽然我们既可以说它是词，又可以说它是字，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说它是词，是从构成语言的材料角度出发的，说它是字，是从语言的书写符号角度出发的。字跟词在形体上不一致的东西，我们只能从构成语言的材料角度出发说它是词或从语言的书写符号角度出发说它是两个字、三个字或四个字。因而，在语言实践中决不能把词和字混为一谈；在划分词时也决不能从文字的角度来划分词；在学习和掌握词时，更不能把汉字的字义当做现代汉语词的词义或单纯地从字义角度来理解词的整体意义。否则，不是割裂了现代汉语复音词的整体性，就是有意无意地否定了汉语词汇的发展。

(二) 詞和詞組的區別

词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织起来的一种语法结构单位。从“纯理论”上讲，词跟词组是有明显区别不能混淆的；从实际上讲，大多数的词与词组的界限也是鲜明的。但是，语言中也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容易区别它们是词还是词组的语言单位，的确有一些词和词组是混淆不清的。因而辨别词与词组明确它们的界限，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现代汉语像其它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不断地创造新词。现代汉语的创造新词的方式很多，但是应用语法上构成词组的方式而创造的新词却占新词的大多数。同时，现代汉语中的词也并不都是一出现就完全具备了词的特点取得词的资格的，其中有许多合成词是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取得意义上的完备性、语法上的独立性与可分离性而转变为形式、内容、语法特点三者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词的。上述这两种情况的存在，就使得人们不容易分清词和词组，模糊了词和词组的界限。例如：

甲組

乙組

大风、大雨——大车、大米

小牛、小狗——小米、小豆

不是〔他〕、不红——〔他没〕不是、不仅、不过

好人、好事——好受、好使

山高、水低——心疼、眼热

诗词、桌椅——文字、图书

看书、吃饭——失色、抱怨

张同志、李书记——松树、拖拉机

这些例子中，尽管甲组与乙组在结合关系上完全一样，但是，它们在语言中的性质作用并不相同。

甲组虽然也是一种语言单位，但不是语音中最小的声音、意义与语法特点三者统一的单位，它们的几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像乙组那么紧密，中间可以插进某些成分，并且不因加入别的成分而改变基本意义。例如：“大风”可以说成“大的风”，“小牛”可以说成“小的牛”，“不是”可以说成“不一定是”“不准是”，“好人”可以说成“好的人”，“山高”可以说成“山真高”“山的确高”，“诗词”可以说成“诗与词”，“看书”可以说成“看着书”“看一下书”，“张同志”可以说成“张胜同志”。乙组的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几个成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不允许插进任何成分，如果插进其他成分就马上破坏它们的整体性，割裂或改变它们的意义。例如：“大的车”不等于“用牲畜牵引的一种运输工具”的“大车”，“小的米”不等于“去掉皮的谷子”的那种“小米”，“不一定是”不等于做为“过错”的同义词的“不是”，“眼很热”不等于跟“羡慕”同义的“眼热”，“文和字”不等于做为“语言的书写符号”的“文字”，做为“吃惊”讲的“失色”和做为“一种多年生的乔木”的“松树”根本不可能插入任何成分。这是因为它们是语言中意义完备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它们跟甲组有本质上的差别，甲组则是由两个在语言中有分离的单位组成的词组，也正是由于甲组中每个单位的两个成分都是独立的、可分离的，所以它

们的每一可分离的成分都有自己的独立的语法特点——独立的造句功能和词类特点，而乙组中每个单位的成分就失掉这种作用特点。例如“大风、大雨、小牛、小狗”的“大小”不仅可以独立充当句子的成分，而且不失其形容词的特点，而“大车、大米、小米、小豆”的“大小”既不能像一般的形容词“大小”那样可以重叠、可以加表程度的副词或加助词“的”，也不能独立地充当句子的成分，因为它们只是名词“大车、大米、小米、小豆”的一个词素。其余的也是这样：凡是甲组各个单位的成分，都不失其做为独立的词的特点，而乙组各单位的成分则必失去它做为独立词的一切特点。

总之，词和词组的区别就在于：词是在语言中可以分离出来的声音、意义和语法特点三者统一的最小的整体，词组则是由这样几个可分离的整体组合而成的表示一个统一的但又可以分成几个组成部分的概念或意义的语法结构单位。在分辨词和词组时，我们必须从是不是声音、意义和语法特点三者统一的最小的整体这一观点出发，只强调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只强调一组声音形式所表达的意义的完备性，整体性，而忽略词的可分离性，就会把“上层建筑、统一战线、人民公社、技术革命”这样的表示一个概念的词组看成词；只强调词的可分离性，而忽略词的意义完备性和统一的语法特点，就会把“马车、手枪”、“形式主义”之类的词看成词组。

为了更好地辨认一般的词和词组，我们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入手：

1. 一个语言单位的两个并列成分之间能不能有语音上的停顿？能否两个成分都重读？如果能，是词组；不能，是词。例如“东西、是非、来往、出入、买卖”在“不辨东西”“是非不分”“来往行人”“禁止出入”“买卖货物”中，两个成分之间可以有停顿，都能重读，它们是词组；在“买东西”“惹是非”“他们跟我有来往”“他们俩的话没有出入”“做买卖”中，两个成分之间不可以有停顿，只有一个能重读，它们是词。

2. 一个语言单位的两个成分拆开之后能不能在现代汉语里单独地运用？如果拆开来都不能单独运用或其中有一个不能单独运用的，肯定是词，不是词组。例如：“剧烈、商讨、丰硕、自修、疲倦、大学生